

高等教育学博士文库

第一辑

DOCTORS LIBRARY OF HIGHER EDUCATION

Chinese University Architecture in Perspective of Pedagogy

教育学视阈下的 中国大学建筑

● 张奕 著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Chinese University Architecture in the Perspective of Pedagogy

教育学视阈下的中国大学建筑

张 奕 著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 青 岛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教育学视阈下的中国大学建筑/张奕著. —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2006. 11

(高等教育学博士文库·第1辑)

ISBN 7-81067-862-0

I. 教… II. 张… III. 高等学校—教育建筑—规划—研究 IV. TU984.
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32015 号

教育学视阈下的中国大学建筑

张 奕 著

出版发行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香港东路 23 号 邮政编码 266071

网 址 <http://www2.ouc.edu.cn/cbs>

电子信箱 cbsebs@ouc.edu.cn

订购电话 0532—82032573

印 制 日照报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mm×1 092 mm 1/16

印 张 20

字 数 250 千字

定 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张奕，1973年2月生，河南省郑州市人。1995年在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获建筑学学士学位，2000年在华中科技大学获建筑学硕士学位，2005年在华中科技大学获教育学博士学位。目前在武汉理工大学工作，研究领域跨建筑学、教育学和社会学等学科。先后在《现代大学教育》、《建筑学报》、《世界建筑》等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10余篇，参与多项建筑、城市设计的投标工作。代表性论著有：《中国当代大学建筑研究述评》、《实验室的“规训”——关于“建筑反过来创造人”的考察》等。

丛书总序

中国高等教育作为专门研究对象,开辟一个专门学术研究领域,建立一门专门学科,是1978年才开始的。在短短的20多年时间,发展迅速,如今已形成庞大的学科群,全国不仅有数百种高等教育刊物,每年发表数以万计的论文,而且约半数的高等院校,建立了高等教育研究所(室),其中培养高等教育学和以高等教育为主的教育管理硕士的学位点近百个,博士学位点15个,每年通过论文答辩的硕士学位论文数以千计,博士学位论文近百篇。这些学位论文,覆盖了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的方方面面,涉及高等教育的诸多分支学科。有的是探讨高等教育学及其分支学科的基本理论问题,更多的是运用高等教育理论解释和解决高等教育的现实问题。这些研究成果,既繁荣了高等教育学术,直接或间接促进了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又培养了大批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的生力军。

博士学位论文,由于是在学术造诣高的博士生导师指导下,来自各个学科领域,有的还有相当丰富的高教实践经验的博士生专心致志、殚精竭思的研究成果,并经多位专家评审、通过答辩的论文。一般说,能够较好地保证其理论水平与论文质量。有的在高等教育理论的前沿有所创新,有的能深入实际发表真知灼见。这些研究成果,通常比浮光掠影的泛泛之论或就事论事的经验之谈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当然,其中难免水平高低不同,并非篇篇都是佳作。如经精选,将是办好高校、发展高教值得珍视的财富。如何使这些研究成果转化为高等教育实践,及时公开出版,是重要的一环。

以丛书形式出版高等教育论著,已有多套。就我所知,较早有厦大高教所编辑、厦大出版社出版的《清洁高等教育系列丛书》12

本,其后有季明明教授等主持编撰、北京师大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高等教育管理研究丛书》7本(原计划出版10本),薛天祥主编、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的《高等教育理论丛书》8本和《高等教育创新丛书》4本,等等。这些大多是由主办单位或出版社“命题作文”、预约编写的,尚未见到从博士学位论文中精选编纂的丛书。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的《高等教育学博士文库》可能是第一套。这套丛书旨在为进行高等教育研究的青年学者提供一个交流和展示成果的平台。2006年计划出版12本。这12本大多选自近年来培养博士生人数最多的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的博士学位论文。但这只是一个开头,预期今后将扩大选稿范围,使这套文库不断充实与提高,推动高等教育学术的繁荣发展,发现更多的高等教育研究人才。

潘懋元

2006年3月

序 1

教育是一种受多种因素影响的复杂现象。大学教育的根本目的是育人。根据我多年的观察和研究,学校对学生的影响是整体的、潜移默化的,既包括理念、制度、机构、教学内容与方法等非物质层面的,也包括校园、建筑、设施等物质实体。但过去对教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理念、制度、机构、教学内容与方法等非物质层面,而对校园、建筑、设施等物质实体与教育的关系关注较少。张奕以她既具有建筑学学科素养^①,又懂得教育学理论的优势,研究大学建筑与大学教育之间的关系,很有意义。

研究两个事物之间的关系,首先要找到中介、桥梁,即联结点。作者在研究过程中,选取知识作为教育和大学建筑之间的中介、桥梁。因为,对大学而言,其生成与进化是高深知识的发展和转型的结果;对建筑而言,由于其特殊而稳定的形态,既可以充当知识的媒介,也可以充当知识活动的场所。然后,作者从理论上对知识进行了论述,指出知识来源于人类的根本性需求——寻找确定性,这种对确定性的寻找沿着两个方向进行:一是有关事物认识的确定性,称为客观的确定性;二是使我们确认自己思想方法、生存方式的那种确定性,称为主体的确定性。这两种需求衍生了两类知识:“事实知识”和“价值知识”。前者依赖人的理性构造,以语言为传播工具;后者依赖人的情感构造,以“象”为传播工具。这为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

作者首先考察了中国的古典大学,认为以儒学为主体的“古典

^① 张奕于本科、硕士期间学习建筑学专业,博士期间学习高等教育学专业。

知识”在中国大学史上曾一度占据统治地位。儒学是有情感取向的,以“象”为媒介,探讨人的价值和意义。情感和“象”结合形成“情景”。中国古典大学在“书本”中心的知识活动外,一直并存着“情景”中心的知识活动,“因为‘情景’中蕴涵着不可言传的‘道’,对情景的体验就是对‘道’的把握”。与书本中心的知识活动相比,“情景”中心的知识活动与大学建筑形态更为密切。古典大学建筑通过两个渠道进入“情景”化的知识活动:一是媒介形式,建筑用自身的外在形态表达某种难以用语言传达的知识;二是场所的形式,建筑提供能够激发知识活动主体情感并与其行为模式适应的环境设施。这些论述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很有价值。

作者进一步考察了中国的近代大学,认为到了近代当儒学在现代大学日趋式微,儒学所产生的“情景”化知识显然也失去了存在的根据。在“情景”化知识活动淡出的同时,科学实验和学科规训作为两种全新的知识活动占据了大学生活的主流。科学实验使科研建筑呈现量化、模式化、人工化的特征。学科规训直接导致大学的功能分区和系馆的出现。大学建筑再也不能以知识媒介的身份进入知识活动,而仅仅从属于某种专门化科学行为的场所,这个场所被要求遵循效率而非情感。“现代大学以明确的功能分区瓦解了古典大学整合统一的建筑布局,以功能化、模式化、人工化、高效而富有逻辑的建筑空间消除了古典大学曾经自由、闲适、富有情感的环境氛围。”

通过对中国古典大学和近代大学的考察、比较,作者认为作为一个为价值知识的生产传播提供场所的建筑体系,它必须是“情景”化的,因为在这样的知识活动中,建筑既是媒介也是场所,作为媒介的建筑需要用形态传达语言难以表述的知识,作为一种场所又必须能够营造一种激发特定情感的“情景”。现代大学建筑所追求的高效、便捷、量化、模式化和人工化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建筑的“情景”化,但是,这并非水火不容的矛盾,在未来的大学建设中,应该努力协调理性和感性的矛盾。

本书是张奕在她的博士论文《知识形态与大学建筑》的基础上

修改而成的。她的研究不仅涉及古代、近代和现代,而且跨越建筑学、教育学两大学科,难度相当大。张奕迎难而上,以科学的态度,刻苦的精神,朴实的作风,扎扎实实地进行研究。首先,她深入进行了理论学习,阅读了大量的相关文献,使研究建立在扎实的理论基础上。其次,她用了近一年的时间,到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厦门、武汉等地,进行实地考察,访问有关专家,收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在以上工作的基础上,她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与研究,几易其稿,出色地完成了任务。现在,呈现于诸位面前的著作,观点鲜明,论证充分,层次清晰,文笔流畅,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对现代大学的建设和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大学教育与大学建筑的关系,还有很多内容需要研究,本书仅仅是开了一个头,但我认为是开了一个好头。因此,我十分愿意将本书推荐给大学教育研究者、大学教育工作者以及从事高等教育研究的学生们。

刘献君

2006年1月8日

于华中科技大学

序 2

立足中国,放眼世界,从教育理念析出教育制度而具体落实到大学建筑,回顾历程,列举例证,瞻望前途,这样一本书,应该是大家企盼的。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张奕所著《教育学视阈下的中国大学建筑》正是这样一本书。

中国是一个得天独厚的地域,自“生民以来”,对“神”的依赖微不足道;巫、觐、祝、史之官虽然盈朝满野,但谁也不曾取得直接代上帝发言的地位。或遇疑难,取决“天意”,都须通过公开的贞卜仪式。因此古中国从来就是一个无神的国度;中国的教育,从来就是在无神论的土壤上萌发,因此,作序人认为从某个角度看,理性的、科学的现代教育思想,在中国几乎从古就一步到位。大家讨论中西教育理念之异同,如果不注意双方深层基础的差别,那就彼此不得要领。

中国古典高等教育的理念,大概不妨以孔子《论语·述而》所举为代表,即所谓“志于道”——学习目标、“据于德”——立身基础、“依于仁”——行为准则、“游于艺”——教育方式。其中“游于艺”最富实际内涵,应指周代官学“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这六艺中,“书”、“数”被称为“小艺”,相当于现代的语文、数学,有课堂讲学就够了。而礼、乐、射、御这些“大艺”,内容复杂,没有足够宽裕的室内外场所就无法举行。我们不难想像,周代官学的规模必然相当宏伟。所以《礼记·学记》才说:“大学之教也,时;教必有正业,退息必有居。”“故君子之于学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夫然,故安其学而亲其师,乐其友而信其道。”周代官学,从讲课、演习、操练到生活所需的各种场所,都一应俱全。到孔子时代,私学

初兴,不可能具备遍学六艺的条件,六艺被有意或无意解释为儒门“六经”,已失六艺原旨,不足以推想周代官学。

通过博览文献、深入思考,本书著者抓住古典大学建筑中的知识活动之需要情感参与而抉出“敬”、“仁”、“乐”三个因素,称之为“三种情景化的知识活动”,并用晓畅的语言诠释为:祭祀行礼以持“敬”,躬行践履与体“仁”和优游山林以得“乐”。我认为,她抓住了中西教育的共同因素,同时也是古今教育的永恒因素,这是本书的精要。据此不仅足以在要点上诠释不论其为中为外的古典教育及其建筑,也足以作为瞻望未来教育、评论建筑得失的重要判据。

中国教育否认神灵,却不废祭祀,是哲学上完全成功的“扬弃”——扬其所当扬,弃其所应弃。中国从此摆脱了宗教的束缚,却保存了宗教的精华。孔子主张“祭神如神在”是无神论者与有神论者十分完善、无可驳议的妥协。而且他强烈主张亲身致祭,说:“吾不与祭,如不祭。”(《论语·八佾》)只有亲身到场,体验“主敬存诚”的气氛,才能净化心灵,使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态度都达到严肃端正。当代人或许不假思索,矢口否认祭祀,但遇隆重场合,也必举行仪式,升旗、燃烛、献花、鸣礼炮、唱国歌、唱校歌……何尝不是“祭”的遗风?

“仁”就是正确处理人际关系,这与宗教之主张清修而独善其身者大异其趣。中国六艺,全部是集体活动。即使“书”、“数”这样的小艺,已必须有集体授受的讲堂;若论“礼”、“乐”、“射”、“御”这样的大艺,所需活动场所之宏伟广阔可想而知。演礼习乐,都要场所;校射阅御,更带现代竞技体育意味。所以中国教育训条,不仅“敬业”,还要“乐群”。西汉太学甚至引进商业活动,场地开敞,称为“槐市”,学生在此学会交易议论,雍容揖让。宏伟广阔的教育场所,为学生之成大器、立大业提供了环境氛围。

中国古典教育思想决不把学习当作苦事。本书著者拈出一个“乐”字确属提要勾玄。孔子《论语》开卷就说“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他在《雍也》一章还作了进一步的发挥:“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对学生灌输知识不如令他爱好,有了爱好还

不如取得愉悦。我们不难想像古代官学是何等欢快活跃之场。从孔子的私学到后世的书院也决非死板呆滞之地,要不然,早已散了摊子,谁去自讨苦吃?著者举出“优游山林”,不过是建筑环境之重要一面,中国古典教育的全部内容都贯穿着“乐”。即使范仲淹提出了似乎偏激的口号“后天下之乐而乐”,那“乐”也是终极目标。

人们很容易举出中国古典教育中的许多弊端来诘难,那充其量不过是末流瑕疵,特别是清朝统治的末流瑕疵。清朝首先是一个实施民族压迫的利益集团,为了巩固其既得利益,不惜扼杀民族生机,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开了三百年历史倒车。人们动辄引《儒林外史》为证来诋毁中国古典教育,那是不公正的。说来话长,我不过按下一笔,下文回归正面。

著者花了相当大的篇幅来叙述古典书院和当代大学,并非“獭祭”例证,敷衍为文,而是议论风生,启人心智。书中所举浙江大学新旧校区对比就有启发性:学生们的观感是新不如旧。旧区入门见广场,运用了轴线,两厢对称,背有“座山”,衬托主楼,好歹是“一台戏”。新区个体建筑也许不乏精品,总体则是一盘散沙,缺乏统驭。不过,轴线也并非万用万灵,一不小心,就成败莫卜。东南大学从大门到礼堂观感强烈,两旁巨树交柯,隐去了系馆和图书馆可能出现的败笔,赢得视觉清纯,永远是我们这些前中央大学老学生的情感家园。清华东区尽管从大门到主楼也用了轴线,但毫无控制力,两厢系馆,争奇斗艳,互不相让,没有一座甘当配角。失败之例的主事者大概都被“个性说”所误导。建筑界流行的“个性说”是一句廉价口号,张扬过“度”,就百病丛生。个性人人有,如果将个性神圣化,则一切教育,包括建筑教育,都可取消。教育的目的并非没个性,但首先要受教育者善于摆脱个性。本书著者所揭示的三种情景化的知识活动“敬”、“仁”、“乐”都以“处群”为前提,都要求受教育者摆脱个性。大学不论其为古为今,环境氛围都必须具有博大、永恒之一面,这一面可以理解为“一部分”,但我们可以近取服装为譬。中国古代士人都要“峨冠博带”,而非“量体裁衣”,这就暗示其人器量宽宏,有容乃大。来自西洋的“博士服”同样是峨

冠博带,甚至男女不分,学生一旦穿上,立即自我感觉身份非凡。大学环境当然该与士人衣冠“同构”。

著书立说,常常不容把话说绝,本书著者也偶有稍示倾向,案而不断之处,这是著书人应有的成熟度。作序人则不然,他常是该书的首批甚至第一读者,不免以读者身份奋勇说出“读后感”。若容本书作序人妄断,则不妨冒昧指出书中所举武汉大学主校区规划乃是当世大学建筑神品。当年总设计师凯尔斯以其规划实践完善地“图解”了中西教育环境的共同性,古今教育理念的永恒性,为当今的大学建筑群贡献了一座常见常新的传世楷模。

武汉大学选址早占先机,举世罕见。东湖西岸,一片山丘,南面火石山,北面狮子山(连笔架山),二山之间有一道山梁南北贯通,天然形成东西两区三面环抱格局。凯尔斯的规划充分利用了这份天惠。南北主轴线安排了工学院对理学院,南北副轴线自图书馆生发,穿过学生斋舍、中央花园到南端花坛。东西主轴线与南北主轴相交点是巨大的体育场中心。轴线东端是全校主体建筑大礼堂,延长到东湖之滨布置了一座三合院(书中规划图上未显)。东西主轴线往西正对体育馆,形成一座人工补足的“案山”而完成主体四合院格局。图书馆、文学院、法学院加学生斋舍虽只在副轴线上,却是自南入校驰道的视觉焦点。这一座四合院不但符合中国传统,也本是西洋传统:牛津、哈佛、耶鲁、威尔斯直到英联邦影响所及的澳洲新南威尔斯,莫不都有这样的 Quadrangle,连颇为“新潮”的美国 Cranbrook Academy(匡溪学院)也将一群式样各别的建筑物组成这样的“家庭”。看来,人们对大学形象的心理满足和美学诉求都向往四合院,不独是中国人的偏爱。而武汉大学这座“四合院”规模之宏伟,轮奐之美丽,在作序人知见所及,是举世无匹的大庭广宇,阆苑仙都。这里可以举行任何隆重的仪式,即古代之演礼作乐;容纳任何巨大的体育活动,即古代之校射阅御;提供形式多样的讲课场所,即古代之知书识数。一切公共活动,一切基础课程,都可在这一大庭广宇中完成。在这一空间,在某一时段,聚天下之英才,传六艺之大体;在六艺基础之上,生发出九流、

十家、百工……那是后话。抗战中的重庆中央大学，一年级不分院系，全部在柏溪分校上公共课，此后再分专业，各奔前程，而一年级的校友情谊，校园熏染，虽天南海北而不磨，历劫经世而不广，这就是应该大书特书的“大学”。

武汉大学校园的唯一遗憾是没有按凯尔斯的原规划建成大礼堂，而让位于人文学院，仿佛储君逊国，庶子登基，有失体统。这叫人立即想到汉文帝之自称“朕，高皇帝侧室之子也”这则故事。不过文帝不失为贤君，武汉大学人文学院也不失为佳作，所以在作序人主持的一次评奖活动中，武汉大学人文学院仍获一等奖。或许有人指摘学生斋舍不该摆近中心，这倒不然。武大学生斋舍在立面上构成图书馆台基，在平面上斋舍屋顶构成图书馆广场，技艺之高明，非俗手所能企及。而按中国传统，斋舍是学宫的重要部分，学生出入，必须冠服整齐，谁也不敢放肆。武大建成之初，作序人还是一个小学生，到武大斋舍所见“大学长”们，都穿着领口绣“武大”徽号的校服，稚子敬仰之情，油然而发，历七十载而记忆犹新，此之谓“潜移默化”。

本书著者张奕，大学本科系出名门——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硕士阶段师从华中科技大学建筑规划学院的建筑史学家、理论家陈纲伦先生，博士阶段师从华中科技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的教育家刘献君先生，可谓席丰履厚，足以取精用宏。她的文笔优美，思虑周密，逻辑谨严，故尔文章有可读性。书成索序，促使作序人参与思考，感到当今中国建筑理论，大多陷入六神无主状态。或者从大家都曾亲身经历的大学建筑切入，可能驾轻就熟，有共同语言，易于突破。此书应该取得的成就，当然不止此一端，歧予望之，乐观厥成。

张良皋

2006年2月10日

目次

第一章 导 论	(1)
第一节 研究现状及文献综述	(4)
第二节 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	(14)
第二章 知识、知识活动与建筑	(20)
第一节 历史分期:古典大学与现代大学	(22)
第二节 知识的基本形态:如何产生与为何产生	(24)
第三节 知识媒介:“象”、“语言”、“情景”	(30)
第四节 建筑与知识活动的两个关联维度:媒介与场所	(39)
第五节 建筑作为知识活动媒介:“象征”与“生情”	(42)
第六节 建筑作为知识活动场所:空间、特征与路径	(48)
第三章 中国古典大学的知识与知识活动	(52)
第一节 萌芽时期的大学:情感、想象与礼仪	(55)
第二节 制度化时期的大学:儒学与“情景”化知识活动	(59)
第四章 “情景”化的中国古典大学建筑	(76)
第一节 古典大学选址:城市与山林	(78)
第二节 仪式场所:祭祀行礼与持“敬”	(89)
第三节 治学场所:躬行践履与体“仁”	(123)
第四节 游息场所:优游山林与得“乐”	(144)

第五章 中国现代大学的知识与知识活动	(162)
第一节 科学的基本特征:高理性、低情感与学科性	(166)
第二节 两种与科学有关的知识活动:科学实验与“学科规训”	(172)
第六章 “功能”化的现代大学建筑	(176)
第一节 现代大学选址:对书院模式的继承	(178)
第二节 仪式场所的消失与再现:礼殿、礼堂和“脸面”	(189)
第三节 治学场所的分化:功能分区与场所的“专门化”	(227)
第四节 新场所的引入:实验室、系馆与体育场	(260)
结语 寻找情感和理性的平衡	(285)
参考文献	(288)
插图来源索引	(295)
后 记	(299)

第一章 导 论

在多数中国老百姓记忆里,大学校园是一个被高大围墙环绕的,安静、清凉、带点神秘色彩的自足“王国”,在这个“王国”里生活的成员把脸藏在高度近视镜片的后面,清高、迂腐,又有点潦倒。记忆毕竟是记忆,自 20 世纪末起,大学几乎一夜间就发生了变化。昨天,人们还用“穷得像教授”比喻自己囊中羞涩;今天,越来越多的教授(或准教授)面色红润,驾着私车来往于大学和公司之间。昨天,全国各地楼堂馆所遍地开花的时候,大学校园里充斥着难耐的寂静;今天,火热的房地产业进入了冰川时代,而大学校园建设却迎来了明媚多姿的春天。特别是近些年,一个城市能否拥有大学城、高科技园区,几乎就是一个城市能否提升段位进行“跨越式”发展的赌注。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2005 年,全国正在规划和建设的大学城已达 50 多个。在大都市的城乡结合部,在满目的农田和荒野里,那恍若海市蜃楼的现代建筑楼群往